

校园文学丛书 ■

我与名家交往

韩小蕙◎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名家交往/韩小蕙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 生命如歌)
ISBN 7-5075-1905-8

I. 我... II. 韩...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155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03 印张 81. 5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目 录

我与名家交往·····	(1)
圣陶老人在最后的日子里 ·····	(21)
我给季羨林先生当编辑 ·····	(27)
给吴冠中先生拜年 ·····	(55)
文学大师张中行 ·····	(61)
'95 冰心二题 ·····	(73)
两位女性眼中的徐迟 ·····	(82)
到苏州看望陆文夫先生 ·····	(88)
李国文老师散点透视 ·····	(94)
张洁二章 ·····	(119)
歌的梦	
——与女高音歌唱家仲伟教授的问答 ·····	(136)
名编之死	
——痛悼周介人先生 ·····	(153)



我

与

为君歌一曲

②

——哭别吴方兄 (160)

②

哭佩芝

交

往

——女散文家李佩芝亡歌 (167)

好兄弟苇岸

——追悼青年散文家苇岸 (174)

臧门家风

——我眼中的臧克家 (183)

什么是真正的作家

——贾平凹在《高老庄》作品研讨会上

..... (198)

女作家唐敏和她的猫 (203)

有一位日本老人 (208)

陈祖芬和她的足球娃娃 (216)

我与名家交往……



我与名家交往……



—

“文如其人”——记不清是哪位大文豪说过此话后，人们就一再地重复它了。连教科书也一再地重复着。

其实，话说得尽然又不尽然。不尽然之处，太绝对也太模糊，不能涵盖全面。

因此，对于我们这些经常与名作家们打交道的编辑来说，就幸运得很，可以面对面地与他们交谈，从而体味不少。

我接触过冯至、季羨林、李何林、臧克家、孙犁、叶君健、康濯、骆宾基、王西彦、戈宝权、郭风、萧乾、端木蕻良、秦兆阳、舒芜、草明等老前



辈。我也接触过马烽、西戎、胡正、李若冰、张志民、刘白羽、汪曾祺、宗璞、袁鹰、李瑛、海笑、金哲、王愿坚、林斤澜、柯岩、刘真、韶华、从维熙、叶楠等名家。我还接触过谌容、张洁、陆文夫、叶文玲、孟伟哉、韩少华、冯骥才、张锲、浩然、谢冕、张韧、陈祖芬、郑万隆、赵大年、胡石言、朱春雨、张承志、陈建功、肖复兴、陶正、周涛等在新时期卓有成绩的一批作家。可谓老中青三代作家，一一亲睹过风采。

一般来说，名家们对编辑都很客气，平易近人，因此与他们交往都不难。但人与人当然是不同的，作家们也不例外，在学识、才华、谈吐等等方面，他们呈现出很不一样的个性。

有许多人品格高尚。他们首先把你当做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真诚地、像对待他们一切客人一样，和你攀谈，给你帮助，为你着想，非常礼貌地对待你这个闯入他们生活中的不速之客。

冯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宽厚长者。他已是 88



岁高龄，又患眼疾，血压还常常高上一回，可想而知他多么珍惜自己宝贵的时间。在要不要去找他约稿的问题上，我曾再三踌躇，怕打扰了这位名贯中西的大学者。然而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老人极其友善地接待了我，不仅给了我所需要的稿子，而且还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每一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是如何办好我们的“东风”副刊。

当我提出想请他谈谈做学问的体会时，他因为近期对他的采访过于集中，不打算再谈，就直言婉拒，请我去找别人。而等下次相遇时，他也还记着这件事，关心地问我：

“你采访了什么人？有收获吧？”

这可能是一件不值得提起的小事，然而由此，我却看到了这位老人的高尚的人格：他不因硕大名气而傲待普通人，也不因年高资历深而轻视晚辈。他了解我对他的尊重，也很平等地尊重我——而我，当然分辨得出这绝不是对我个人的好恶，而是对所有做编辑工作同志们的共同尊重。



我
与

名

家

交
往

臧克家老人也是这样一位人品高尚的前辈。每次我去拜访，老人从不摆名人架子或者长者之尊，而把我当做一个朋友，推心置腹地与我交谈。某次，他看到我写的一篇小文，竟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连声夸奖并约我去谈谈。过了些时日，老人患病住院，我去看他，他竟还记着此事，又提起这篇文章，并说他“很佩服”。听到老人如此说，我心里大为恐慌，连声说：“您太过奖了，我一个小小编辑，怎敢劳您这么说？”

臧老朗声应道：“我这个人就这脾气，爱才，见到好文章就忍不住要夸。那年一个15岁的中学生给我寄来他的诗作，我看了以后，觉得写的确实不错，就给他回信，说他写得比我还好，我要向他学习。过去，就是对骂过我的人，我也是这么个样子，见到他们写的好文章，甚至一两个好句子，也忍不住要夸奖一番……”

一个在中国诗坛上享有崇高地位的大诗人，竟是如此待人处世的，真令人感叹不已。我想，做人



做到这份上，差不多可称为极至了吧？

在这里，我还要提起尊敬的冰心先生的一件小事。虽然对她早已崇拜之至，但近年来因她年事已高、身体不大好，又风闻她整日被上门求见的编辑记者们弄得坐卧不安，便一直忍着，没有去到她府上相扰。但有一回，因为工作实在需要，便给她写了一封短笺，请她为“东风”副刊撰写一文。没想到不隔几日，竟接到冰心先生的亲手回信，言她近日身体欠佳，不能为文，向我致歉。我大力恐慌之际却又深受感动，想不到她待人这样恳切细致，即使在病中也对一封普通的约稿信事必躬躬，其实老人完全可以交给女儿去办的。不用说，冰心先生的这份情意，连同她那封回信，已被我永远地珍藏起来。

另一位因为约稿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已经逝去的鲍昌同志。也是某次，我给他去了一封短信，问他能否为“东风”副刊写一篇文章。不几日，便收到了鲍昌同志的信及专门为我而作的文



章。后来，凡是我向他索稿，他都兢兢业业地写来，为我们副刊增色不少。我心里当然对他是一片感激之情。直到他突然辞世，听到作协的同志们介绍他如何拚命工作，从来不午休，连坐在汽车里也在打腹稿后，我才顿生悔意：早知他是如此之累，我怎么忍心去向他索稿呢？但是人已去矣，这片疚情又向谁去诉说呢！只好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悠着点儿，别再去催人太甚……”

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编辑，着眼点首先应该是替作家们着想，为他们服务，而不只是盯在一两篇稿子上。但在体味编辑与作家的关系上，我又从不曾觉得应该将天平倾斜至何方。我不在乎每位作家是否注意于我，我当然是去倾听的。然而即使在他们眉飞色舞地谈论自己之时，你也可以从中感到许许多多的真诚。

在我每次与陈建功交谈以后，都能一而再地产生此种感慨。

建功喜欢向人津津乐道他的“谈天说地”故



事。若提起话头，他能极具兴致地“侃”上一两点钟（这也是他的创作习惯，就这么一连三遍五遍地讲，故事烂熟于心了，也就该动笔写了）。在故事讲完后，建功就要你评头品足。这时你尽管开讲好了，他会专注地看着你，边咀嚼你的话。可你千万得注意分寸，别给自己埋下“陷阱”——陈建功可不像有的人那么虚与委蛇，在别人提意见时假装不断点头而心里不以为然。不，等你讲完，他就开始问你为什么了。逼得你搜肠刮肚地为自己的观点找论据。有时你绕来绕去的也许就自相矛盾了，张口结舌之时，建功就会“乘虚而入”，把他的想法详细给你讲解，竭力说服你，直到你心悦诚服。当然，也有你能说服他之时，只是这种情况极少。

我喜欢这种待人的坦白真诚。虚心既不是一种唯唯诺诺的颌首，也不是不屑于争辩的敷衍——唯唯诺诺倒显出你的虚伪，不屑于争辩倒显出你的高高在上。



在与作家的交往中，也还有许多趣事，能使你体味到常人的生活。或者换一种说法，能使你看到自己生活的映象。

比如，采访张洁，你会觉出人生的艰难；而采访谌容，你又会觉得活得自在。再比如，到陆文夫那里，你得准备一大车话，用一个个详细问题才能引发他谈出自己；而去叶君健那里，你就不用这么挖空心思，打开你的笔记本好了，他笑咪咪地能给你讲许多事。

端木蕻良家里，有一只长毛的波斯大猫，几次去都见雄居着藤椅。而偶去季羨林家一次，也见写字台前，分明是老先生伏案的藤椅上，卧着两只肥硕的大猫，一白一花，白的温顺得像个公主，花的则像只暴躁的老豹……

说到猫趣，北京文艺圈儿里的故事不乏。夏衍先生爱猫不用说是人人皆知的事儿，还有一位溥



杰，也是爱猫爱到发痴。有一次有人求溥老写字，那天恰逢他家的大黄猫患病不太舒服。老人就把猫抱卧在身边，写一笔字，用手胡撸一下猫毛，再写一笔，再回手胡撸一下，好像就这么一下一下地胡撸胡撸，就能替猫分担痛苦似的。

还有两位作家，都是作协北京分会大院里的。一位是《北京文学》编辑部主任傅用霖，另一位是《公主的女儿》的作者赵大年。这二位，在家中的排行都是第五，具体说来，即夫人老大，两个闺女是老二和老三，老四是家中之宠猫，宠猫之后才能排到他们。赵大年家的猫更绝，还有学名，曰赵文猫，是依他两个女儿文燕、文华之后乃得此名。据说大年家的饭桌上，常设着文猫的专位，每逢开饭，人们落座之后，文猫便跳上此位，双爪往饭桌上一搭，笃笃定定等着。不一会儿，便会有一块香喷喷的肉，或一块鲜美可口的鱼送到嘴边。文猫便点点头，斯斯文文地吃下去，然后仍旧复位，再等，直到饭局终了。



赵公大年是位极具幽默魅力的作家，人称“冷面滑稽”，在甘心排行于文猫之后一事上，便可略见风采。幽默是人类智慧的体现，大年的幽默就仿佛是种在他心中的种芽一样，随时随地都会生根开花。据传，某次大年乘车，遇一品行极差的男青年，踩了他的脚，不但不道歉，反而理直气壮。大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严肃地瞪着他。直到把男青年瞪得心里发慌，讪讪地嚷道：

“瞪什么瞪，你还能把我吃了是怎么的？”

大年不慌不忙，脱口答道：“不敢。我是回民，不吃猪肉。”

还有一次，大年随某作家采访团参观东海某日本对虾养殖场。主人介绍说，到晚上9点钟，对虾就会浮到水面上来，煞是好看。当时已快到8点，大家就商量是否留下等着。大年是主张不等的，但他声色不露，只是提醒说：“现在可是夏时制的8点钟，我想日本对虾可能不过中国的夏时制。”一席话说得全团人大乐，所有人全都高高兴兴地开拔



了……

就这样，每位作家都有各自的智慧、性格、爱好、忌讳。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感应和对待世界的方式。评论家张韧的文章写得那么老辣透彻，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上却像个不成熟的中学生。而最像女学生的还要算女作家陈祖芬。她人虽已过了不惑之年，文章也有如江河之水，滚滚滔滔充满阳刚之气。但她从举止、作派、谈吐、装束甚至说话声音上，全都呈现出一个极本真的女孩子形象，是旁人怎么学也学不来的。散文家韩少华，散文写得漂亮，讲话也讲得神采飞扬，极具艺术感染力，这是因为他是老师出身的缘故。有时我竟会生出这样的想法，即他的女儿能整天和这样一位有情趣的父亲厮守在一起，真是一种人生幸福。

作家张承志对他漂亮的小女儿来说，也是一位极和善可亲的慈父，经常经常陪着她玩，给她买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对于有些编辑来说，张承志是一位很令他们畏惧的作家，他们说他架子大，不好



说话，稿子尤其难求。但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恰恰相反，我所接触的张承志，从未把自己看作高居于编辑之上的名人，谈话既率真又豪爽，直来直去，不大隐瞒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能裹挟得你也豪爽起来。张承志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在于他对自己文稿的极精心、极一丝不苟的态度。发张承志的稿子，你是不必动笔的，他已把每句话、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极仔细地推敲过了，无论动哪个都比不动还不如。何况，他的每一篇文稿，全都抄得整整齐齐，说得夸张一些，连加减一两个字都没有。看上去那么高高大大的一个汉子，却心细如此，真是极难得。

另一位我也从不删改一字文稿的主人，就是我所尊敬的老作家孙犁先生。孙犁先生从不要求我们不许动他的一字一句，但是当他的文稿寄到编辑部之时，无论轮到哪位编辑发稿，都是全文照发，一字不改。非不愿改，是不能改，面对着先生深厚功力所凝成的字字珠玑的文字，伤一字就会损全文，



谁还敢去胡批乱改？对于真正创作态度严肃的作家和编辑来说，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己之文章，草率改动是最大的讳忌。

我觉得，要当好一名编辑，对于自己经常联系的作家们的各种讳忌，也应仔细地记在心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神圣不可侵犯的心灵世界，更何况多愁善感、敏感睿智的作家们。比如你招呼从维熙，庄重点儿的称“从维熙同志”，尊敬点儿的称“从维熙老师”，亲切点儿的称“老从”、“维熙”等，再亲近点儿的称“维熙兄”或“维熙弟”等都行，他都会笑咪咪地应答你，很平易近人。可是你千万不能直呼其名“从维熙”，那他也许会勃然大怒，一下子翻脸。这是因为在他过去漫长的劳改生活中，管理人员从来都是这么叫他的，那苦难生活已给他的心灵烙下了难以承受的烙印。而邓友梅是不能听“样板戏”的，一听“样板戏”，他就浑身哆嗦，心慌意乱。这也是因为“文革”时每逢批斗他，开场前都是“样板戏”，已造成了终身的

